

韓非子卷第十二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罪當故不怨也明危生子臯。臯雖刑之有不忍之心明者懷恩報德以功受賞臣不德君。功當故不以為

德。程璜操右契而乘軒。功當受寵故乘軒而無慚襄王不知。不知功當厚賞也故昭卯五乘而履鵠。卯西卻秦東止齊大矣而王唯

猶富人之履屬也。上不過任臣不誑能即臣將為失少室周周以勇力事襄王貞信不誑代

(二)恃勢而不恃信。恃勢則信者不信心故東郭牙議管仲公欲專仲國樹牙以仲華忠矣。懷不

也。恃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昔文公以其郵信誠以為為原今曰必不叛我軒故有術之主

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駸行必得所利。駸行不負白簡主之相陽虎虎逐魯疑齊是行

而趙幾霸。袁公問一足。問孔子曰袁一足若何曰袁反戾惡心然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君雖有師臣當亦謹小臣當即充指顧之復文王理解左右

也。非不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朝堂當莊燕季孫一之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當禁而利當利而禁如舉所罪毀所賞雖免不治當罪而譽當賞

不治況夫為門而不使入。門此雖神不行況不神乎舉所罪毀所賞雖免不治當罪而譽當賞

也。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不費金錢。鉅費金以齊王

屏用玉以魏。西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初治鄴不事左右故君奪之後治事之君猶盜嬰兒

之矜裘與胡危子榮衣。盜者子不恥其父盜以父所盜衣給人明者兒不子綽左右畫左右畫方

韓非子全書 韓非子十二 一 帝 紫 山 房

必不得俱成喻用左去蟻驅蠅以骨去蟻以魚去蠅則蟻蠅
右言亦不能得賢也去蟻驅蠅以骨去蟻以魚去蠅則蟻蠅
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公聽左右

與之政與宣王之患驪馬也王不察掌馬者驪也

五臣以卑儉為行則爵不足以觀賞寵光無節則臣下侵侮說在苗裔豈非臧伯孔子議晏嬰

臧伯為相妻不衣帛晏仲有三婦以其大者而出入之客變陽虎之

言見其臣也而簡主之應人臣也失主行虎言居齊已有三夫人及其得罪而三人為君執逐虎

得其利也朋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陽虎將為趙武之略

解狐之公此三人皆以公舉人內不避親而簡主以為枳棘非所以教國也主云所舉害己與

私也人為私也

六公室卑則志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枳棘武子文子父子好直言

身而禍子產忠諫子國譙怒國怒曰夫忠諫者必羣梁車用法而成侯收璽法明之趙侯以為

不慈免其官也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怒賢是用人之恩也

右經

(一)孔子相衛弟子子昂為獄吏則人足所明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

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昂從出門明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昂問

明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明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

此於子明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

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慨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人知之。非私臣而然也。

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謂者行步危也。謂者行步危也。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程黃乘軒騎駕出。此乘軒車也。人有輕騎方以為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程黃

也。徒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程角而謀得。果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

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甚薄。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東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車將軍。養之以

軍。將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

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車。此其稱功猶贏。勝而履蹠。贏利也。謂貴者贏

之人。大功猶贏勝也。履蹠也。謂貴者贏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

者不可失乎也。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慤者也。為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

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為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

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有贏勝之罪也。一曰。少室周為襄主駟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

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二。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為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

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為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為中門而立。牙曰。以管

仲之智為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為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國柄焉。以管仲能秉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而拔之。文公曰。夫輕怨飢餓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遂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為非。以善事簡主。與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變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變非一足也。變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變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一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變一足。信乎。曰。變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亮曰。變一而足矣。使為樂正。故君子曰。變有一足。非一足也。(三)文王伐崇。至鳳黃虛。戰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仇。故無可使也。一曰。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

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順君

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財。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暫廢其莊也。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

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

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

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哀公請用。仲尼先飯。泰而後啗。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哀

公曰。泰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泰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果蓏

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

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簡主謂左右。車席奏。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薦以

履之。履所履。席太美。則更夫美下而耗上。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衣又當美。衣美。則居上。有所費也。妨義之本也。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為殷患。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

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伯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欲以其賢為其主。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

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弋也。」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為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詔下也，寧使民詔上。」

詔下則朋黨
詔上則尊卑

（四）詐者齊之居士。屠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西門豹為鄴令。清剋潔，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其簡左右，不事君左右也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

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為寡人治之，遂不受。不受豹所納之璽也

齊有狗盜之子，與則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之裘獨有尾。」言裘為有所危子曰：「吾父獨冬

不失袴。」則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

韓宣子曰。吾馬叔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駒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為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為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行。擊草伐邑。能人所食之邑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

請以為大田。三軍既成陣。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為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五。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門外長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晉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叔向曰。子無二馬二與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不秣馬。斑白者多徒行。故不二與。何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旂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與二乘。中大夫二與一乘。下大夫一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年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之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潔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言亂制當誅之故可與也又何賀。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偏上一曰管仲父也朱蓋青

木置鼓而歸自朝歸設鼓吹之樂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偏上

孫叔敖相楚也棧車也牝馬也糲餅也羹羹也枯魚之膳也冬羔裘夏葛衣而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偏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

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人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

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

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趙武也邯鄲之肩髀肱也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

可武曰邢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

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

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也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向武之屬大夫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所

舉士也數十人皆得其意稱叔向故得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生也不利於家死不託於孤臣敢

以為賢也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為相。其讐以為且幸釋已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大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讐汝吾之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一曰：「解狐舉邢伯柳為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

六。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為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難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己也。又且危父矣。」

梁車新為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歡。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吾。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右傳

韓非子卷第十二終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韓非子卷第十三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四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乎。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早絕其姦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而況錯之於君子。是以太公望殺狂齒而滅獲不來驥。嗣公知之。故而駕鹿。薛公知之。故與二樂博。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焉。

二。人主者利害之輶轂也。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也。患在國羊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庫育甘茂之道穴聞也。堂谿公知術。故問玉卮。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醢。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姬也。知青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受妻。文公之斬顓頊。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右經

一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其除之。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

而已。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耶？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散府餘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惠施於民也。己與二弟爭民，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

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臺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貨，小斗斛區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鱉蠃蚌，不貴於海，君重歛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泣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為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與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戰矣。今釋車與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名。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舍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績。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為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蘭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

季孫相魯。子路為郎令。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當此之為。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食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後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羹為乃食。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食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食之。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食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

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弑弑之患矣。

太公望東封於齊。魯東海上有居士。曰狂音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邱。使吏執殺之。以為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為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為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仕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為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卻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為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為世之賢士。而不為主用。行極賤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音華。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卻馬於門。而狂音華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音華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為誅之。太公望曰。狂音華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為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

前雖臧獲不訖足以旋其軫也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惠左右曰公何為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樂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而不為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間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公怫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為文也立有間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為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客大禮之曰曩者聞季之不為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為文也豈忘季哉告康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吾驕私廐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舍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樂子因相謂曰為公者必利不為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為公因私競勸而遂為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況錯之人主乎夫馴鳥斷其下領馬斷其下領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二)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

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鞅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康；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曰：『田子方知欲為康，而未得所以為康。夫虛無無見者，康也。』」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康。』王曰：『何謂謹康？』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不謹康也？』故曰：『在於謹康也。』王曰：『然則為天下何以異此康？』今人王以二目視一國，國以萬目視一王，將何以自為康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其可以為此康乎？』」

國羊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為德。」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為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為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為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通穴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

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其人臣者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疾已道穴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為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日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匆匆也。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入諸侯矣。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乎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兼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為人之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為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曰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為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卧。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